

77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魔鬼书生

中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歐陽雲飛 武俠作品集

魔
鬼
書
生
中

(台灣) 歐陽雲飛 著

第七章 奇女巧破罗汉阵

从清晨练到中午。

从中午练到晚上。

全心全意的练！

聚精会神的练！

只见，练到慢处，宛若醉汉散步，颠三倒四，摇摇欲倒。

练到快处，则如一缕烟雾，在客室内翻腾飞舞，耳目不辨。

狼王小黄看得甚是入神，不时扬蹄摇尾，欣喜若狂。

蓦然——

嗖！金风飒然，有一支明晃晃的暗器，陡的破窗电射而入……

“是谁呀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噢，老哥，刚才有人偷袭。”

“那是老哥想测验你的醉仙步法练到什么程度了。”

“老哥，小弟实感万分惭愧，左衣襟被匕首划下一道寸长小口。”

“老弟，别说傻话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修练一日便能将老哥猝然打出的匕首接住，的确难能可贵，日后如能再继续努力，成就定然不可限量。”

西门威将手中的匕首，还给吴恨天，说道：

“擂赛结束没有？”

“已经结束了！”

“被选为十大‘金剑武士’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好几个是你认识的，如魔鬼佳人尚小芸、金刀翻江谢川，中原一剑徐守仁的未亡人，那个紫衣妇人……”

“噢，以他们在江湖上的身份，也公然逐鹿金剑武士？”

“老弟，你别忘了，他们都是为了玉麒麟，并非想做金剑武士。”

“这个小弟没忘，不知还有哪些武林人物？”

“还有沧海独夫司徒明，和乃子司徒玉。”

“老哥，这两个人已经死掉了，是小弟亲自所见……”

“最新消息，那次他们是设计装死，纯系预谋。”

“为何要装死呢？”

“据说是怕你寻仇？”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次司徒华披麻戴孝的从我身边经过时，曾检查过棺木，是暴毙，并无伤痕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确系出自预谋，否则，他们没理由在深更半夜时出殡，更不会无巧不巧的和我狭路相逢，毫无疑问，司徒明父子想偷盗玉麒麟，增加功力，好进而找我报司徒华被废之仇！”

“老弟说的不错，他们来此之初，的确是这样想，但在进入总督府后，是照计行事，还是干脆在马德威麾下俯首称臣，另求打算，目下尚难断言。”

西门威怒啸一声，道：

“哼，不管他们父子作何打算，小弟绝不让他们活到明天去。”

“老弟欲在总督府内寻仇，老哥并不反对，但宜格外小心，不可暴露形藏，如能使他们知道魔鬼书生身在总督府内，却不见踪迹，当为上上之策，定可乱敌心志，收先声夺人之效。”

双眉一扬，复又说道：

“但有一人，宜屈意奉承，不可任性而为。”

“是哪一个？”

“毒书生范平！”

“什么？是他？他是我们黄山派的叛门弟子，先师祖遗命要我清理门户，小弟志在必得，难不成他也是十个金剑武士之一？”

“不，他早已投靠马德威，身居要职，被马德威倚为左右手。”

“这就是老哥要我别放手去做的原因？”

“范平的功力已有惊人的进步，我怕你一击不成，被马德威识破，铸恨千古，这是原因之一。”

“另外，老哥要小弟奉承他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奉承范平，取得他的信任，这样，你便可以很顺利的达到做马德威近侍的目的，果幸而言中，对于查证马明珠的

来历，夺取玉麒麟，将会顺利多了。”

“老哥说的是，小弟答应照办！”

“如此，我们走！”

“走？到哪儿去？”

“去找你的替身！”

“老哥还没有绑架到？”

“已经绑架到一个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不远！”

二人一狼，相继纵离“集贤居”，来到一处荒废的皇陵里。

落第才子直扑墙角下，拨开草叶，立刻现出一个晕迷不醒的少年来。

“老哥，这是谁？”

“东方明！”

“东方明？是东方世家的公子”

“不错，不过他现在并不叫东方明。”

“他是以什么身份出身打擂的？”

“他化名魏一明，现身打擂，容貌亦曾经过易容。”

西门威细细一打量，道：

“嗯，他和我高矮差不多，如果穿上他的衣服，定可蒙混过去，只是，彼此面貌不同，这……”

“这不要紧，老哥早有安排。”

说着，从腰中解下一个小包袱，取出一件和东方明所穿衣裳款式，颜色完全一样的劲装，一支“易容笔”，一支白

鞘红穗的金质短剑，一并交给西门威，又道：

“老弟，快将衣服换上，改变容貌，将金剑佩在肋下，这是进入总督府的唯一信物。”

西门威颌首称是，立即付诸实行，何消刹那工夫，已变成一个活生生的魏一明，如非先知情，否则，连吴恨天也有真假莫辨之感。”

二人互换一个神秘的微笑，落第才子肃容说道：

“老弟，有几件事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是魏一明，其余九个金剑武士都曾和你数度交锋，彼此都是老相识，不可有丝毫陌生的神色表露出来。”

“这个小弟知道。”

“再者，应竭力争取内侍要职，并将查证马明珠的来历，夺取玉麒麟的事放在前头，待取得玉麒麟，功力大进之后再伺机下手，杀掉马德威，在此之前，千万不可草率行事，以免功败垂成，白送性命。”

“老哥安排得好，小弟一一遵办。”

“尤其，老哥旧话重提，你在诛杀仇人时，应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行事，断不可使马、范等人晓得魏一明就是你，如能照计行事，定可将总督府内闹个天翻地覆，人鬼不安，这对你来说，定会增加许多方便。”

“是，小弟记住了。”

“如此，老弟，你可以走了，马德威今天晚上要大宴十大金剑武士，从此你就要住在总督府了……”

“老哥，东方明如何处置！”

“他也是黄山灭门仇人之一？”

“是的，乃父东方豪，曾肆虐黄山，罪当毁门灭族！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毁了他算了！”

西门威一颌首，一跨步，呼！地击出一掌，可怜东方明命已归天，尚不知死在何人之手？

“老哥，诸事已了，小弟打算就此告辞。”

“好，赐晏的时间已迫在眉睫，你立刻去吧。”

“狼王小黄，有劳老哥照顾！”

“哪儿的话，老哥理当效劳。”

“老哥日后的行止是……”

“老哥仍住集贤居，等待你的消息，如果事实许可，定会随时暗中助你！”

“谢谢你，老哥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“踏着轻快的步伐，直奔总督府，在守卫武士的恭迎下，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内。

“哦，是魏年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“魏年兄，来来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！”

“魏年兄……”

“魏年兄……”

厅内已是高朋满座，其余的九个金剑武士早已全部到齐，大家魏年兄长，魏年兄短的争相寒暄，西门威只好强作笑容，和他们周旋。

蓦然——

厅外大刺刺的走出个披挂齐全，将军模样的威猛老者来，啪！啪！啪！的拍了三下，扬声说道：

“喂，诸位武士，请静一静，总督老大人马上就要到了！”

有一个青衣老头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主持擂赛的毒书生范平，连忙抱拳说道：

“范兄平步青云，实在叫人羡慕，望能在总督老大人的面前美言一二……”

毒书生范平脸色一沉，接道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老夫唐不凡，十年前我们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范平嘴角擒着一丝冷笑，道：

“范某以前好像不认识你呀。”

“这真是贵人健忘，范兄，你忘了十年前我们一见投缘，合伙抢劫……”

“唐武士，我现在是范大人，对我说话要有分寸！”

“是，范大人！”

“总督老大人公正无私，只要你表现的好，定会重用，反之，虽已名列十名金剑武士之内，也随时都有开革的可能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唐不凡一心想做官，眼见范平神色不对，慌忙惟惟而退，诚恐诚惶。

西门威看在眼里，却大是恼火，心说：

“哼，这真是小人得志，我看你能横行几天……”

心念未了，突闻门外有人朗声道：

“总督老大人驾到！”

“水月公主驾到！”

余音未落，须发半白，锦衣华履，双目精光湛湛的洛阳总督马德威已跨步而入。

马德威的身后，紧跟着一个美艳少女，正是水月公主马明珠。

马明珠今夜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宫装，外罩浅蓝色的短披风，越发显得明艳照人，艳赛群芳。

厅内之一室，大家都为马明珠的美色所倾倒。

半晌，十大金剑武士才如梦初醒似的躬身行礼，齐声说道：

“恭迎总督老大人！”

“恭迎公主芳驾！”

马德威环顾全场一眼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好，好，大家免礼，众爱卿快请就坐！”

“谢老大人！”

随着语声，洛阳总督马德威坐在中央稍前的一副座前。

水月公主马明珠坐在右面。

十大金剑武士分坐两侧，每边五人，各据一位。

“范将军！”

“范平在，老大人有何指示？”

“传令下去，上酒！”

“是，老大人！”

“稍待，范将军也坐在这儿吧，陪陪他们！”

“是。”

毒书生范平遵旨传令上酒，刚刚坐在马德威的左侧，酒

菜已由一十三个白衣童子川流不息的送上来。

席间，洛阳总督马德威一直不苟言笑，一双如电神目，不停在诸人身上扫来扫去，并不时和范平窃窃私语，似乎在品评众武士的人品才学，甚至另有别因。

众武士却大不相同，一个个卑躬屈膝的敬酒邀宠，向马德威大献殷勤。

只有西门威和魔鬼佳人始终稳坐如山，独饮独食。

另有一个白衣少年，显得很特别，一直低头疾食，不言不语，好像，厅内群英都不值他一顾似的，好像他有某种沉重的心事，正在筹思对策。

马明珠的表现也十分特别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不时在西门威的脸上转来转去，时而沉思，时而皱眉，也不知她究竟在想些什么？

此刻，她的两道眸光，又凝结在西门威的身上，魔鬼书生怕她看出破绽来，忙将头昂起，望向屋顶。

这一望不打紧，立见屋梁之上蹲着一个小女孩，正是自己前此所见的乡下小姑娘。

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？

用的是什么身法？

厅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居然无人察觉。

就连马德威那样不可一世的人物，也同样被蒙在鼓里。

小姑娘双目直勾勾的，死盯着魔鬼佳人，眸中愤火。

显然，在此之前，她还没有追到尚小芸。

显然，她对魔鬼佳人怀恨极深。

显然，总督府内将会有一连串的好戏，连续上演……

西门威呆呆地望着小姑娘，甚是为难，想向魔鬼佳人打个招呼，自己此刻是魏一明，自然诸多不便，想劝阻小姑娘别在此时行事，免得惊动马德威，两败俱伤，怎奈她远在三丈外的横梁上，尤觉困难重重。

正感无计可施间，霍然——

小姑娘冲着他扬扬小拳头，以“千里入密”玄功说道：“西门威，你办你的事，我擒我的人，如敢通风报讯，我就对你不客气！”

西门威听在耳中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万万料不到，自己的身份已被她看穿，他不仅是惊，简直有点怕，对这个神秘的小姑娘生出无比戒惧之心。

当下眉头一皱，亦以“千里入密”玄功说道：

“小妹妹，此非别地，望能容忍三分，稍待在下愿作调人……”

言犹未尽，忽见落日总督观德威已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众爱卿，夜已深沉，你们可暂在本府内小住三天，三日后，有关你们的未来出路，老夫和范将军细商之后，定会准时发布。”

话完一招手，和马明珠范平迳自出厅而去。

立有十个白衣童子，各领一人走向十个不同的方向。西门威心中大是犯疑，一踏进自己的住处，就劈口问道：

“小弟弟，我们十个金剑武士，不住在一起？”

白衣童子点点头，道：

“嗯，分散各处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是总督老大人和范大人交待安排的。”

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魔鬼佳人尚小芸住在何处？”

“啊！那不行，范大人说不准你们彼此相互连络、说话。”

“我不是想找她连络说话，只是想知道她的住处。”

“你这个人真古怪，不想连络说话，何必要问呢？”

“呶，小弟弟，这儿是百两白银的一张银票，送给你添点衣服。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我活了十五岁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”

“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你赶快收起来，别让人看到。”

有钱买得鬼推磨，白衣童子马上收起银票，说道：

“魔鬼佳人的住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千万别去找她，不然，我们三个都活不成！”

“好吧，我自有分寸，你快说。”

白衣童子再迟疑一下，说出魔鬼佳人的住处，西门威又道：

“小弟弟，总督府内有一只玉麒麟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好像曾听别人提起过。”

“可知藏放何处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

“如肯告诉在下，我愿意再送你五百两。”

“我实在不知道，你送我一千两也没用。”

“那么，水月公主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内府。”

“内府在哪儿？”

“在后面花园里。”

“总督老大人又住在何处？”

“也在后面花园里。”

“好了，小弟弟，谢谢你，我们明天再见！”

白衣童子望了他一眼，心说：

“这真是一个怪人！”

立即躬身退出。

西门威目送他远去后，立将房门关闭，推窗而出。

不一时，已遵照白衣童子的话，顺利的找到了魔鬼佳人的尚小芸的住处。

“笃！笃！笃！”

叩门三响，反应全无。

“尚姑娘，尚姑娘？”

叫了两声，也没有回音。

西门威愣了一愣，附掌门上，破门而入。

一看，糟，室内空空如也，根本没有尚小芸的踪影。

难道神秘小姑娘已捷足先登？

难道魔鬼佳人已被她擒走？

这丫头的行径，处处透着邪门，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

尚小芸对我有援手之恩，我更不能袖手不管。

心忖间，一托后窗……

“慢着！”

叱声未落，立有一股无形劲气兜体撞到，震得他打了一个踉跄。

面前人影一闪，神秘小姑娘已快捷无俦的现身室中，戟指喝道：

“西门威，你来做什么？”

词锋咄咄逼人，西门威大起反感，道：

“不干什么！”

“哼！言不由衷，不用说，你想通风报讯？”

“在下确有此心！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没有达到目的？”

“她早已不在！”

“是什么时候逃走了？”

“在我未来之前就走了！”

“哼！这个狐狸精真滑头，八成是她发现我在追她，畏罪而逃！”

“畏罪而逃，她有什么罪吗？”

“哼！罪大了，我绝不饶她！”

“姑娘可否说得详细一点？”

“没工夫，我马上要走！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追她！”

“尚姑娘可能早已远去，你追也没用，姑娘如愿诚相告，在下可略尽棉薄。”

“哼！谢了，你这个人我越看越恨，那狐狸精虽非被你放掉，你却有此企图，单凭这一点，赏你一个嘴巴并不为过

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啪！一语未毕，脸上发热，西门威挨了人家一个嘴巴，尚不知小姑娘用的是什么手法。

“再见！”

语落人起，穿窗而出，当西门威追出来时，仅余一缕烟雾，动作之快，的确令人咋舌。

西门威挨了一掌，甚觉不甘，接踵猛追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“魏年兄，你要追谁？”

应声从一座精舍内走出一人，正是沧海独夫司徒明。

西门威连忙刹住冲势，落地说道：

“啊，是司徒大侠，小弟闷得慌，出来练轻功，并非追人。”

“魏年兄，总督府内忌讳特多，你这样做实在太危险，要是被马德威发现，管保你吃不了兜着走，魏年兄，如不介意，敢请至室内小坐片刻？”

西门威蹙眉一想，道：

“也好，我正想找你谈谈。”

沧海独夫司徒明揖客入室，开门见山的说道：

“魏年兄找老夫有何见教？”

“江湖传言，司徒大侠曾经设计装死，骗过魔鬼书生，是否确实？”

“不错，的确有这么回事。”

“司徒大侠和魔鬼书生有仇吗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，因为老夫当年曾参予黄山夺书之役，由于西门威风头太健，老夫自知不敌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”

“今日洛阳之行，大概也是为了对付西门威吧！”

“实不相瞒，老夫父子确有染指玉麒麟，为小女报仇之心。”

“令媛怎么了？”

“被西门小魔废去了一腿一臂一目，因流血过多，救护失时而不治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假如魏年兄不介意的话，老夫父子极愿和阁下携手共同争夺玉麒麟！”

“盛意心领！”

“你……不想得到玉麒麟，如果老夫没有走眼，阁下应是东方世家的东方明少侠，贵派系小魔的仇家，少侠此来，定是为了玉麒麟……”

“司徒明，你只说对一半，和你登擂争雄的是东方明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却不是。”

“究竟是谁？”

“你瞧这个！”

“噢！七杀魔圈，你……”

西门威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蓦的一点出一指，已将他的哑穴点住，有口不能言。

紧接着，摇身而上，一把搂住他的右腕，沉喝道：

“司徒明，本来，你其罪当残，在下本不想要你的命，但是，这一连串的行为，太过卑鄙，有失英雄本色，西门威